



国际

小卡扎菲“变脸”？

在西方世界眼里，赛义夫曾是他们与利比亚打交道的不二人选；如今，在人们看来，小卡扎菲变得“像其父亲一样不可理喻”

特约撰稿 尚之

数十年来，在世人的眼中，卡扎菲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：这位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利比亚领导人，放荡不羁、着装奇特，而且经常语出惊人——攻击美国时滔滔不绝，批评联合国亦口若悬河，曾经有过在联大发表长达 96 分钟演讲的超长纪录。

但在西方世界眼里，赛义夫则是利比亚政坛的“明日之星”——作为卡扎菲的次子，他见多识广、思想开放，且仪表堂堂，自小接受良好教育，深谙西方人的思维习惯，是他们与利比亚打交道的不二人选。

孰知，利比亚变天，一向温文尔雅的赛义夫突然“变脸”。在人们看来，小卡扎菲变得“像其父亲一样不可理喻”。

“宿命地作出错误的判断”？

日前，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接受欧洲媒体采访时说：“是我们支持了他（萨科齐）的竞选活动，我们拥有证据。我们准备披露这些证据。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让这个小丑把钱归还给利比亚人民。我们帮助他，是希望他能对利比亚人民好一些，但他让我们失望了。”

2 月 20 日晚，赛义夫出现在利比亚国家电视台，发表将近 40 分钟讲话。他说，今后几天，利比亚将推出多项改革，包括在一些领域放松限制、就制定宪法开始协商等。

他驳斥了卡塔尔“半岛”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关于卡扎菲已经离开利比亚的报道，称“穆阿迈尔·卡扎菲，我们的领袖，正在的黎波里，我们与他在一起”。同时，他警告，如果持续动荡，国家可能承受“内战风险”，石油财富将“化为灰烬”，而他的父亲及其政权，“将战斗到最后一分钟，直到最后一颗子弹”。

针对西方媒体报道的动乱中伤亡人数，他称“多有夸张”，实际人数为：的黎波里死亡 14 人，班加西死亡 84 人。而根据人权观察组织公布的数字，截至 19 日共死亡 174 人；班加西的医生则称，自动乱以来，已有超过 200 人丧生。

面对一个已陷入混战的利比亚，西方人当然更倾向于相信后者。

赛义夫显然是在“撒谎”。

几天后，赛义夫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（CNN）采访，称动乱将使利比亚变得“更加强大、更加团结”。他发誓，“我们绝不允许一小撮恐怖分子控制我们的国

家和未来”，他和他的家族制定了“A计划、B计划和C计划”，所有计划都发出同一个信念——“与利比亚共存亡”。

同期，网上出现他挥舞自动步枪、宣称要向支持者发放武器的视频。“你们面对的抗议者不足为道，他们是流浪汉、捣蛋鬼和瘾君子。今天，兄弟们，你们所居住的城市的黎波里，要将他们清理干净。”人群随即发出一片欢呼：“我们支持你，我们的领袖，以我们的灵魂和热血！”

看到这些“疯狂”的画面，赛义夫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时的论文指导教师戴维·黑尔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“他看上去是那么憔悴、紧张，甚至可以说是可怕，他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和弗洛伊德的研究对象：一个心灵备受煎熬的年轻人，挣扎在对父亲和家族的忠诚和对改革、民主、法治的信仰之间。发表那种讲话的人，完全不是这些年来我所熟悉的赛义夫。”

他所熟悉的赛义夫，彬彬有礼，态度温和，很有绅士风度，对“民主政治、公民社会和自由主义价值观”充满渴望。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《论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机构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——从“软实力”到集体决策？》。在序言中，他写道：“我认为，在新的全球环境下，导致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失败的核心原因是——高度不民主”，他的论文将分析“如何创建更加公正、民主的全球治理机构”，重点是要发挥“公民社会”的重要作用。

黑尔德说：“赛义夫曾致力于改变他的国家，但他的承诺已被他所陷入的危机所压垮。他宿命地作出错误的判断，这是一个悲剧。”

“打掉美国人的鼻子又能怎样？”

赛义夫出生于1972年，在卡扎菲的7个儿子中排行老二。他在西方世界对其父亲的仇恨和报复中长大。1984年，他亲眼目睹了4岁的妹妹死于美国针对其一家的导弹轰炸。但是，他没有因此而蜕变成一名激进偏执的“革命狂人”，也没有堕落为一个被宠坏了的阿拉伯“花花公子”，而是成长成为一名致力于国家进步、锐意改革的“有为青年”。

他先是在国内一所大学学习建筑。1998年，他去维也纳攻读工商管理硕士，2002年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

学位。利比亚的许多纪念碑、运动中心、图书馆都由他主持设计建造。他还在伦敦、罗马举办过画展，引起不小轰动，他也乐于以“艺术家”自居。

“赛义夫”在阿拉伯语中意为“伊斯兰之剑”，但他似乎并没有咄咄逼人的锋芒。他没有在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，唯一的头衔是“卡扎菲国际慈善和发展基金会主席”，致力于“社会、经济、文化和人权领域的人道主义事业”。然而，在利比亚寻求与西方和解的道路上，每一步背后都有他的影子，大有“曲线救国”的意思。

2000年，在基金会的调解下，一批被绑架的西方人质在菲律宾获释。“9·11”事件后，利比亚主动向美国示好，支持其出兵阿富汗，并表示愿意协助其打击恐怖主义。

2003年，利比亚以基金会的名义，与美英洛克比空难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达成总额达27亿美元的民事赔偿协议。同年底，经赛义夫与英国军情六处、美国中情局多次密谈，利比亚宣布放弃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。

后两桩事，成为利比亚与“宿敌”美国改善关系的转折点。美国于2004年取消对利比亚长达23年的旅游禁令，2006年5月全面恢复与利比亚的外交关系。此间舆论评价，利美复交，是“赛义夫的个人胜利”。对于洛克比空难，赛义夫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（BBC）采访时说，利比亚只承担“责任”，不承认“有罪”。之所以妥协，只是为了换取国际社会取消对

其经济制裁。他坦白地说：“比起美国来，我们太小了。如果你在一个街角碰见泰森，他向你借钱，你显然不能说不。”

在利美关系冰释前嫌的同时，利英关系也空前打得火热。2004年3月，在他的牵线搭桥下，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“历史性”地访问了利比亚，与卡扎菲“亲切”交谈1小时20分钟。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，他对卡扎菲大加赞赏。此前不久，他在给卡扎菲的信中，亲切地称呼其“亲爱的穆阿迈尔”，结尾则署名“你的朋友托尼”。“化敌为友”是赛义夫的口头禅。这个游学西方的年轻人，显然比他的父亲更熟悉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。当父亲咬牙切齿扬言要“打掉美国人的鼻子”时，他反问道：“那又怎么样呢？”

在谈判中，他充分利用多重身份，协调各方利益，传递各种声音。正如他所说：“我的角色很复杂。作为基金会主席，我代表民间的声音，因此可以批评政府。有时，我要和政府合作，却又不代表官方，因而有一定灵活性。同时，我又是领导人的儿子，需要和世界各国打交道。”

在他的影响下，利比亚走上了一条“现实主义”道路，一步步融入国际社会。此时的赛义夫，俨然已是利比亚在国际舞台上的一张“新面孔”。

欧洲上流社会“座上客”

赛义夫精通英语、德语和法语，外号“欧洲人”。

他在与全球商业、慈善、政治精英的



利比亚石油重镇拉斯拉努夫，反政府武装人员用防空机枪应对卡扎菲军队的空袭

交往中表现得游刃有余，曾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授予“全球青年领袖”称号，是欧洲上流社会的“座上客”。

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白的女次子、英国贸易特使安德鲁王子2007年10月曾在白金汉宫接待他，后来赛义夫在黎波里回请了安德鲁王子。2009年，赛义夫在黑山共和国举办盛大生日派对，出席的名人包括俄罗斯铝业大亨奥莱格·德里帕斯卡、世界最大黄金生产商巴里克黄金公司董事长彼得·蒙克、摩纳哥亲王阿尔伯特二世等。

俄罗斯亿万富翁、铝业巨头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老板德里帕斯卡与赛义夫交往甚密。2009年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寻求公开上市时，赛义夫参与了寻找投资人的工作。最终，利比亚主权财富基金利比亚投资局斥资3亿美元，收购俄铝1.43%的股权，成为单一最大投资人之一。

曾多次访问利比亚的布莱尔一直与卡扎菲一家保持着“亲密友谊”，赛义夫称之为“家族朋友”。去年，他成为卡扎菲一个庞大基金的顾问，该基金掌管着价值50亿美元的石油财富。

与卡扎菲家族有生意往来的名流还有马克·艾伦爵士，他原是英国军情六处的官员，后进入英国石油公司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私人秘书兼外交顾问鲍威尔勋爵，旗下公司在利比亚投资了多家酒店和写字楼。

赛义夫的交往名单上还有英国前商务大臣曼德尔森勋爵、法国总统萨科奇、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、奥地利已故极右翼

自由党党魁约尔格·海德尔……

为了方便与欧洲的达官贵人交际应酬，赛义夫2008年在伦敦豪华社区汉普斯特德花园购置一座价值1000万英镑的豪宅。据悉，豪宅内有8间卧室、室内游泳池、桑拿房和电影院。此外，他在黎波里郊外还拥有一处庄园，那里养了两只宠物虎。去维也纳留学时，这两只虎也一同前往“陪读”。

这位学识广博、身材挺拔、风度翩翩的男士至今仍是单身，不过他的身边从来不缺女友。最“靠谱”的女伴是一位名叫奥莉·维纳曼的以色列女演员，而最“离谱”的“绯闻女友”竟是年长他17岁的美国前国务卿赖斯。据阿拉伯小报报道，在赖斯访问利比亚期间，两人“互送秋波”，时常在“远离人们视线的地方约会”。不过，赛义夫曾说过：“出于个人喜好问题，我不会和黑人结婚。”不知道是不是针对这桩绯闻的回应。

“糟糕”表态让赛义夫成众矢之的

赛义夫为西方社会广泛接受，卡扎菲对这个儿子显然也颇为看重，有意让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。

2009年10月，卡扎菲为赛义夫“量身定制”了一个新职位——“利比亚社会和人民总委员会协调员”，统领总人民大会和总人民委员会，同时负责国家安全事务，揽议长、总理、防长三职于一身，属国家元首级，权力仅次于卡扎菲本人。

但赛义夫拒绝了这一任命。他在接受

英国媒体采访时说，利比亚已不再需要“伟大领袖”，“军事政权、国王、王储时代已经过去，人们应当自由选出领导人，未来是民主时代”。

有人评论，赛义夫之所以选择远离政治，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新锐改革得罪了势力庞大的国内保守派。赛义夫一直呼吁“政府现代化”，在不伤害现有体制的前提下，以法治国，确保民主，保护新闻自由和人权。2007年，他曾提议制订利比亚第一部宪法，提出价值700亿美元的经济发展规划，结果引起轩然大波。为此，他决定“从此不再介入国家事务”。

去年底，“隐退”之风再起。赛义夫领导的基金会发表声明，称“今后，本基金将远离政治领域，不进行与政治、政治机构改革、人权有关的任何活动”，今后的工作重点，将“集中在严格意义上的慈善和发展事业”。

从这一声明来看，在利比亚的政治斗争中，改革派仍处于劣势。有报道称，过去几个月里，保守派经常在卡扎菲面前状告赛义夫为人骄狂，想把国家引向极端。赛义夫支持的两家报社被勒令停业，20名记者被捕。舆论分析，一直试图在两股势力中寻求平衡的卡扎菲压力巨大，故而赛义夫不得不宣布“隐退”。

然而，一场席卷北非的“动乱”，让有意“退出江湖”的赛义夫再次成为众矢之的。由于他的“糟糕”表态，他在西方世界的形象大打折扣，昔日好友纷纷避之不及。全球青年领袖俱乐部将他除名，认为他不可能建立一个“更加进步的利比亚政府”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生学生示威，要求校方与赛义夫领导的基金会划清界限，退还基金会捐赠的30万英镑。学院院长霍华德·戴维斯爵士因“学校声誉受损”而引咎辞职。甚至有人拿他的博士论文说事，称其中有17处“涉嫌剽窃”。

遭遇内外夹击的赛义夫，这些天来可谓看尽世态炎凉。但他无暇品味其中苦涩：国家正陷入“内战”，多国空袭利比亚。

利比亚路在何方？

西方国家想必也很纠结：尽管赛义夫的“变脸”令其“错愕”，但仔细想来，值此危机时刻，除了他，还有谁更适合充当卡扎菲与国际社会的“桥梁”，并可能对其施加西方所期待的影响？“舍之其谁”，是一个问题。



2004年5月8日，法国前总统希拉克（右）在巴黎接见赛义夫